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七目錄

南京禮部二

侍郎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刋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七

南京禮部二

侍郎

南京禮部左侍郎陳公璉傳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自幼聰敏喜學從黃勣受書經領洪武庚午鄉薦爲桂林府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郡督韓觀總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之教悅服每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召試在儀等擢知許州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少有牾發衆爲悚懼乃更以寬厚寧民

陞知府掌州事

俗多淫祠戒諭之俗遂漸變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徭役時征歛禁奸戢暴民用大和　太宗皇帝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問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焉衆皆言璉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禮部宴餞給驛還在滁州又九年陞四川按察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豪吏黠胥奸弊百出璉至一治以法不少貸軍中暴橫有號虎彪太歳者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廉得其實密遣人捕之皆寘之重典乃建言修武備慎刑罰明禮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　上嘉納

之建素有文學永樂間獻歌頌　上雅知之召還改
南京通政使俾專掌國子監事師道尊嚴善於訓迪
士類悅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調南京禮部左侍郎
又五年致仕建德行淳懿文詞典重人愛之若拱璧
其所進者有巡狩頌平胡頌鐃歌鼓吹搢紳士大夫
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足相躡於門應之如響故著
作最多所至學者考德問業無虛日黃蕭養作亂建
建制禦綏靖之策竟平之卒年八十五初去滁時滁
人祠之於醉翁亭與歐陽脩王禹偁爲三賢祠東莞
縣知縣吳中祠之與李用李春叟亦曰三賢祠論曰

知州
為之
教諭
考

一統志稱璉孝友和厚博通經史以文學知名於時
及得其集而閱之斤乎其明渾乎其肅括平平乎如
魯神駿馳軼轍於康莊之塗也信有德者之言哉晉
江林誌有聲翰林嘗同事會試場屋與之論經史無
挂漏者遂師事之語人每曰當今司馬君實又一人
中麟鳳也其感人如此其所操存可知矣家有萬卷
堂所儲多秘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觀必館穀焉後
皆爲官府奪去其同考會試者二皆在爲知州時
國初之制蓋如此

南京禮部左侍郎俞綱傳

俞綱字宗立正統初以順天府學生善書選謄錄宣廟實錄書成授試中書舍人選授書郕王府陞審理正　景皇帝即位以潛邸恩陞太僕寺少卿守安定門景泰改元陞兵部右侍郎命預内閣機務綱固辭明年轉左侍郎又明年丁母憂奪情視事加陞太子少保命二俸兼支綱辭其一開經筵命充講官英廟復辟革太子少保調南京禮部左侍郎成化二年秩滿陞食正二品俸明年致仕至十四年四月卒於家賜葬祭綱和厚馴謹不忤於物景泰天順之際

能周旋其間凡潛邸舊臣位通顯者皆罷去而獨待無咎云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南京禮部尚書

謚恭毅章公綸墓誌銘　　　　謝鐸

成化癸卯春三月甲寅南京禮部左侍郎樂清章公以疾卒於家訃聞　上遣官營葬事賜諭祭焉公之子南京禮科給事中玄應將以是歲冬十二月甲申葬公横嶼山之原狀公行來速銘於予公立朝大節赫赫在人耳目銘固不繫於有無獨念鐸之於公仰止焉者非一日銘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始鐸成化初被旨入校　先皇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爲言而一不知㦸何以

示天下後世亟持以告總裁官學士劉文安公公曰
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天下事詎有大
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𧺝上其事増入之公憮
然曰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不以爲恨於乎銘
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公以正統已未進士爲南京
主客主事歴泰中擢儀制郎中方是時南城悽愍之
變上干天變公卿百執事無一人敢昌言於廷者公
遂極言修德弭災凡十四事曰畏天戒曰任燮理曰
養聖躬曰節幸遇曰務儉約曰勤論政曰惇孝義曰
愼賞罰曰重名爵曰革巡撫曰擇重臣曰辨異端曰

却貢獻曰汰冗官皆譏切時病傳以古義而於畏天戒惇孝義尤惓惓焉大要以為臣子之邪佞妾婦之驕妬小人進而君子退夷狄強而中國弱刑不當罪賞不當功負役繁重紀綱散壞凡皆在人之陰足以勝陽於是乖氣致沴而天變見矣況上皇為天下之父陛下為上皇之臣上皇以天下授陛下陛下以天下尊上皇今君是尤天鑑所在而不容以僞者誠不可不念同氣之親推猶子之義率羣臣時見上皇詔沂王復居儲位如此則五倫全備和氣充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且曰臣非不知逆耳之言出而身必危

然臣身輕而朝廷重使朝廷事安則臣身雖死亦無憾矣疏入　上大怒逮繫詔獄逾五月搒掠無全膚必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黃沙四塞獄遂稍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亦上言令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以復儲事風禮部老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公疏方具奮曰我復不言當誰言者遂言之至是乃并逮同明年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繼公有言詔廷箠八十幾死且并箠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初首詔釋公檢公疏無所得内臣有能舉以誦者上擊節嘆賞即日擢爲禮部右侍郎未幾同列有中公者更出爲

南京禮部　上特御文華殿慰遣之以白金文綺賚
焉尋轉南京吏部　先皇帝上賓遺詔嗣君婚禮不
得過百日公復極言三年通喪達乎天子今山陵尚
新元朔未改諒陰婚配實所未安禮官大臣爭排公
賴上聖明不之罪秩滿稍遷南京禮部左侍郎以內
艱乞致仕許之公平生以天下爲已任凡朝政得失
生民利病知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於其未論
復儲也嘗陳太平致治十六策以至籌邊圖通楮鈔
冀寬恤增解額亦屢言之蓋已亡慮數千萬言其始
脫詔獄而爲禮部也山東以水災告戶部尼不行則

特奏得減租十之五王府以火災告同列執以例則
特請得賜金五百兩蓋其且陪且奮而抗言讜論不
少挫抑有如此者噫公歷官先後不四十年在南京
者恒十之八立朝之日蓋十不能一二而其反覆論
諫已若是其盛使公坐廟堂立殿陛與天子相可否
是非則其所以爲世道計者當何如耶公初諱崙尋
改綸字大經本吳姓其先閩人五代時有爲閩王太
傳曰子鈞之孫賁避亂徙樂清南閤凡幾世諱開宗
者仕元爲德清典史後章氏因以爲姓實公之始祖
也曾祖諱性不仕祖諱新民父諱文寶皆以公貴累

贈南京禮部右侍郎公生永樂癸巳享年七十有一配朱淑人先九年卒子男三長玄清亦先公卒次玄應以乙未進士至今官次玄會以恩補國子生公自少輒嗜學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繫書晝夜誦不休少從春官主事黃岩章先生脈學及爲郡學生則又從郡守何公文淵參質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幾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歷醫卜皆披抉務達其要以爲文之有關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詞故平生之文

〔文先告君之詞〕

奏議爲多而閒發爲詩亦不事雕琢而自成一家有拙稿困志集進思錄凡若干卷藏於家公性質直坦

易與人無貴賤疏戚一笑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
事決大議則凜不可奪自號戇夫或勸公少貶以徇
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
不悅公者衆然至論立朝大節未嘗不以公爲首稱
於乎歲寒乃見松柏我國家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
而極極熾而豐大小之臣方仰承德意以將順頌美
於不暇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者已絕無而僅有若
於是得二人焉曰翰林學士李公時勉曰翰林侍講
劉公球至於景泰之季而公實繼之公以二聖之恩
克保晚節已上繼學士公於無媿故雖不必若鍾侍

御與劉侍講公之死然究其所至固非嘗試而幸成者則其於廖蓋已有光矣於乎公固一代之偉人也哉公之懿行不止是餘事君能文甚別著之家乘鐸不得而論論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以銘公墓以備國史之缺以明示天下後世亦公之志也銘曰浚恒之凶世具曰非吾寧為激而不以隨同子之酷世具曰是吾寧為罪而不以恥我思古人猛虎[illegible]孰與重輕發蒙振落我思古人砥柱狂瀾孰與有無損援弭端彼何人斯如鬼如蜮不有君子吁何能國我作銘詩以告為世紛紛鄙夫敢拜公墓

公資稟殊常甫成童即刻勵好學既冠郡守何公文淵選補庠生登正統已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陞禮部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爲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見名臣言行通錄五年五月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其惇孝義畧曰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爲善之長天子之所以德敎加於

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乎一孝弟而巳　本朝以孝
治天下而友于之義皆孝所推恭惟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兩宮爲天子母尊之至也　皇上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以天下養之在乎躬親養之躬親養
之庶幾謂之至也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
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
是即古帝王之孝也臣又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
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
爲至親之兄也　皇上向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

爲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庭皆
有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
下尊之爲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也幸而奉迎
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爲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
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
伏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日一幸南宫率羣臣朝
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
崇奉之道是即古帝王友弟之義也至於儲位亦不
可久虚伏望 皇上推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

居儲位以爲天下之本如此則五倫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見近思錄

景泰五年春上天示戒積雪連陰朝廷下詔求言御史鍾同手成諫章大畧以朝見兩宮復還儲位爲重初以稿示都察院副都御史劉廣衡見其辭意觸諱謂之曰逆犯龍鱗者必死同乃易稿意在諸司臣寮各言致災之由而復儲一事實欲禮部啟之既奏有旨命廷臣集議無敢言者時綸正欲建言遂發復儲事於是年五月九日己未晡時封章進當宁見則大

怒讀畢日巳昏門巳扃乃傳旨自闕出命錦衣衛郎
時逮捕入獄翌日榜掠訊無跡又一日加榜無全膚
不得巳辭連同郎逮繫入獄對旣實乃加刑覆訊必
欲招通南内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乃窮慘酷欲致
之死地天乃大風降黃沙人大恐乃禁錮欲終其身
自是日甲子兩至於八月旣得生乃酌酒相慶或賦
詩遣興或奕棋消閒日則對坐夜則對卧相與談論
無復憂悶見鍾同墓誌銘

大理寺少卿廖公莊見同與綸下獄乃繼言復儲事
當宁怒其言切直待其以丁憂陛見郎於朝堂大杖

之八十幾死貶爲陝西河洲衛定羌城驛丞遂因而有旨命錦衣衛封六大杖擇六壯卒卽獄中大杖同與綸一百必就死每五杖易手同詆禮尤怒故杖至三十已斃不動杖畢頊之乃甦衆以手輿入獄又禁不與酒旣而綸漸平復卒不死鍾同墓誌銘並章恭毅文集

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奉　旨釋放還職出獄之際京城男女聚觀塡道擁不可行有嘆息泣下者見年譜

方脫杻鐐手足拘攣不能動額項上鐵索繫縛三年身同臥起白亮如銀尋陞禮部右侍郎山東水守臣請減租未允公爲請得減其半宗室有被火盜乞賑

卿同列執以例公特請得賜金五百兩時尚書與濟
伯楊善侍郎鄒幹意皆不協南京禮部侍郎缺即以
公對　上初難之頃之改南京禮部又改吏部轉左
侍郎凡六考成化丙申守制乞致仕許之卒贈尚書
諡恭毅年譜
方其職在一司位不過五品開口據臂論國家大計
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所謂風節
以至於　英祖之光復　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昭
鈞炳耀於天地門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後雖遠處南
國亦隱然爲天下重微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

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 見西涯李公年譜序

公既以節義爲天下望未嘗少貶以從時權奸惮之故爲左右侍郎十有八年皆處南國顯擠潛沮弗復改擢公益以節終不自悔議者以公有汲長孺之剛直爲宗道之骨鯁 見王叔修所撰公廟碑

正統之末 社稷非 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功卓矣所不免者易儲一事爾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僉諍必從乃已則儲可必復正月十七日之變亦何自而萌柰

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意復躋顯位以功名
考終而榮及後人忠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
剛方坦易遇事敢言厥後　景帝拒絕讒間全護
兩宮其亦終有悟於公之一言也夫

南京禮部右侍郎廖公莊傳

廖恭敏公莊字汝止吉水人初爲刑科給事中會陜右饑命公賑之公以便宜行事全活甚衆比還多所建白時西楊當國家人有不法者公率同列上章劾其不職旦日入朝相遇門下莊不爲避揖西楊謝曰得罪非西楊亦慰之曰公少年宜持手裁景泰五年七月災異 詔求言公上疏其畧曰臣仕中朝十餘年間見 上皇歲時令節臣詣賀於東廡恩禮隆洽羣下感動 上皇今者深居 南内問安侍養大闕曠闕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

上皇之子宜令其親近儒臣講明經義以端國本庶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朝廷公天下之心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内艱入見會章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於午門幸不死譴定羌驛丞天順初　召還時内艱未闋繼遭父喪以公忠特賜祭葬服闋改南大理巳又陞南禮部右侍郎御史有劾公者　上斥之不聽逾年卒贈刑部尚書公爲人易直表裏坦然性剛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輒面折巳則釋然難問爲深機者所中卒不能自易也廣廷大議棘棘不撓及以言被罪名稱籍甚

四方想聞其風采然不孑孑爲異飭細行以取譽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鄉里故舊營護拯拔極其力之所至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懽無一食不對賓客既爲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遠嫌議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没之日無以爲斂寄居第供費歷時不能售鄉之仕於朝者相與裒助假貸以佐之於是足以見公之平生蓋賢於世之深情厚貌事邊幅者遠矣故河東文清薛公謂公於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者眞知言哉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贈尚書馬公廷用

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廷用字良佐姓馬氏四川南充縣人大父諱覺照父諱鐸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祖妣朱氏妣賈氏俱淑人賈初夢月入懷而公生性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外大父鄉進士賈公嘗語人曰是兒他日必光馬宗稍長從廣安曾謹思學易年十四巡按御史餘姚胡君寬試其文大奇之曰是翰苑人物也成化四年舉於鄉卒業太學大司成丘文莊公合六館士試之以公為首由是名震都下十四

年舉進士改庶吉士進學翰林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三年同考禮部會試尋丁祖妣憂弘治四年起復時與野亭劉司直涇川張仲濕東川劉仁仲及予相倡和有詩名六年充廷試受卷官尋陞侍讀侍經筵八年主考順天府鄉試所取多得人九年與修大明會典明年陞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前胡御史僑居江寧公往拜之迎謂公曰吾言果不負矣太宰倪文毅公爲人簡亢少許可每詣公輒抵掌談論夜分乃罷十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復與楊邃菴儲柴墟林見素吕秉之爲文字友嘗署南京戶部會歲歉江北流

民就食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公持議發廪或以爲當請於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奏上果如所擬守備成國公朱以祭告備事與太常議禮不合互相論奏且移文禮部公判之曰尊君事神務在得體量情協禮貴無僭差或者見之曰此十六字南山判也議始定公臨事斷決類如此正德四年再引疾乞休得允歸治田園與親友日相從觴詠爲樂言者交章薦之冀其復起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卒訃聞命禮部諭祭工部治葬域仍贈南京禮部尚書異數也公長於經學以易爲潔靜精微之書近世作義者或雜引他說殊戾本旨乃會程朱傳義發爲文章成一家機軸學者宗之爲詩文不矜鉤棘聱牙之語所著有紫崖集若干卷藏於家紫崖西充望山也公家世居之因以自號公天性孝友初登第時見同年黎君復登輒憮然泣下黎問之故曰君始發解吾先人舉君以相屬豈意今日得與君同榜恨先人不及見是以悲耳事兄廷惠撫從弟廷賢及從子企俱有恩禮居家治官事必循禮而協之情要在道可

行時可濟區區其說名聲之事不屑也衣冠言動亦簡朴不爲華靡接納後進恂恂如畏至議論古今人物得失高下慷慨直言聽者忘倦嘗語人曰吾少貧每會試間關萬里或負書徒步往來未嘗以爲苦曰男子事當如是耳

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贈南京禮部尚書

五清劉公瑞傳　　雷禮

劉瑞四川成都府內江縣人弘治丙辰進士少敏甚日記千言爲文有奇氣選庶吉士讀書翰林於墳籍子史旁搜博摭無微不錄討疑伐舛不苟爲同而所學益邃衆多下之授翰林院檢討日稽古自鑒至於應酬叙述脫屣塵俗悉根理道正德二年逆瑾竊柄尋乞致仕五年起用以丁憂不果十年再起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約束程茂德教所至發浙擊蒙不蹊於雜施又深鑑公明甄收皆知名士十四年陞

南京太僕寺少卿暇日作興學校隨所詣爲之是正出其俉表曾滁守陳璧建科第題名碑爲之紀其事備云高皇龍飛草昧一時熊虎之士奮志勇冒矢石贊成大業大率多滁人況百五十年來濡煦王化本之經史督之師儒表之宅里榮之爵祿感風雲而起者又何讓於熊虎之盛故滁士聞之莫不興起踰二年陞南京光祿寺卿尋進南京太常歷南京禮部右侍郎雖留務清勝不究厥用而行誼嶄然爲縉紳所共稱至沒之日無以爲殮尤可以卜其素履公卒贈南京禮部尚書隆慶元年從孫侍御謝奏賜謚文肅

南京禮部右侍郎趙永傳

趙永字爾錫直隸鳳陽府臨淮縣人長陵衛軍籍寄養順天府學沉靜簡默博洽淵冲從大學士李文正學文正曰此子風骨不凡而造詣宏博遠到之才也登壬戌進士授翰林編修纂修實錄忤逆瑾瑾欲左遷銓部疏勤愼竟復職瑾終銜之永處如也辛未甲戌兩主會試文衡崇雅黜浮文體復古授侍讀轉春坊　太子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奉　命主武舉　武廟南狩以居守有勞賜金麒麟服陞國子監祭酒表建師模嚴飭士習抑請托進廉節動遵矩範不阿撫

要海內翕然丕變今　上登極仍命直經筵兼
日講官每進講必先焚香閉戶積誠滌慮以冀感通
駕幸大學賜坐講尚書大禹謨敷陳剴切進止雍容
上屢注目罷講　聖諭褒獎翌日率諸生表謝
上賜勑及彩幣二襲仍賜宴寵異偶因疾在告　上
念講官無直諫者遣鴻臚寺賫　旨至臥榻諭起供
職永感恩流涕力疾入謝未幾復以言忤當路辭解
日講官轉南京禮部右侍郎尋攝部篆永修禮敦俗
風化一新時內閣秩輔臣永負時望大學士楊一清
恐相遇不合佯以他意挑之永曰吾可以稷見浼吾

之乎具疏乞休隱居都下不出戶庭都給事中董進
第御史王璵率諫垣臺臣薦永名重玉堂佗覃瑩水
退居於輦轂之下而踪跡愈幽充養乎經濟之才而
登獻賓富吏部亦首疏起永竟不出築精舍數椽雜
以筠槍橫琴抱膝若將終身嘉靖戊申卒於家壽八
十所著有類稿文華講義南京錄瀛洲詩北歸稿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公柟行狀

馬汝驥

公呂姓諱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學行爲四方學者所宗稱爲涇野先生云中弘治辛酉鄉舉第十正德戊辰會試第六廷試第一歷官翰林院修撰解州判官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南京尚寶司卿南京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按呂氏本太公望後宋時有諱世昌者居高陵故世爲高陵人又幾世生彬卿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號渭陽渭陽公配宋氏生公昔葬彬卿祖

時其墳有聲如雷卜言兆顯六世至是公生敦厚頴
敏特異始就傳於周尚書習小學之節邑高郎中見
曰此子他日必成大人君子不但科第而已提學馬
君奇之命爲弟子員時未總丱輒有志聖賢之道乃
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暑爍金不越戶限至冬月
祁寒則履積麥草誦讀恒夜以繼日年十四應試臨
潼貧不能假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而下
謂曰爾力學後當魁天下既試補廩膳生母宋卒公
哀毀骨立既受學於高教諭儔邑孫行人昂請益於
渭南思菴薛氏乃試於提學楊遂菴王虎谷二公舉

冠多士爰拔入正學書院授以所學由是見聞益博
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子就正所疑學益大進於
時熊李二叅政聞其賢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
乃遣子就學所居寺中一日聞父疾走還二參政命
驛馬追送弗受父疾尋愈乃居雲槐精舍熊李二生
及多士皆來就學公食穀麵餅有上客至與共之鄉
舉後與三原秦憲使世觀馬光祿伯循榆次寇司馬
子惇安陽張憲使仲修宗伯崔文敏公仲鳬林慮馬
都御史敬陳講學於成均又與一二同志輟舉業務
博文約禮規過輔仁道相望雖衆以爲迂譁而弗恤

更歷五權而踐履篤實脺盎外著蓋不知夫富貴之可淫貧賤之可移威武之可屈矣會孝廟賓天公與同志哭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譁之弗變孫行人沒公服衰哭拜弔者戊辰廷試策對仁孝武廟嘉之賜狀元及第傳臚之前則欽賜冠服帶履至友人謂服習容觀公如言若固有之明日有中官横加賀禮欲之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何太史粹夫題之凡父母賜書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受讀有儀聞期功緦喪必為位而哭凡贄非禮不受在官二年安西夏亂公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可常保富

貴時中官惡其言因嘗郤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乃乞養病得歸中官使校尉尾至貞定不得其過而返抵家數月中官凌遲人服公明公居家杜門謝客糲食草茹若將終身渭陽公聞責次子梓公跪勸之梓遜乃朴公伏地受之怒輒解案諫交薦曰當劉瑾擅政縉紳側足乃能不顧時忌求歸且學問淵粹安貧守分以斯介行使立朝必能振起休風勵懲頹俗遂起用入朝乃上勸學疏畧曰昔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瑩召我　太祖一舉而取之上嘉納時乾清宮災公應

詔陳言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教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營業六曰各處鎮守中官令貢獻取回別用又累進講勸上舉直錯枉疏後引疾乞歸友人崔後渠氏言於京曰仲木去就可謂必矣時西安秋旱禾槁有司緊征租公言於當道獲薄征張仲修爲御史築河東書院成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既論定其祀又答以書爲乃上之給命正多貴言賤行故馬融訓詁雖附勢殺賢猶祀孔廟尹焞守死善道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顏之學覘之

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義不論文辭俾學者知所趨向王郎御史薦公篤學好古乞代巳官渭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額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變白丙子五月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先母宋權厝城東至是啟壙失一指公號天痛哭乃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擗踊泥中負葬土皆感泣稱孝既葬廬於中門之外旦夕號慟時陝西鎮守中官廖氏餽以金幣諸物郤之有客托交遊以三百金求書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矣遊物而退盛都御史朱熙曾三御史交章薦曰學術

閎深操履純正甘貧體道人望攸屬今　上登極起
用明年改元嘉靖復館職纂修武廟實錄進講庻吉
適佑　仁祖淳皇后忌辰公口奏存慘服之禮罷酒
飯之賜癸未充會試同考試官所取士二十餘人皆
名士嘗上疏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
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伏望　聖上
尋溫體驗甲申四月奉旨修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
上出山西解州判官至解首恤無告及諸貧困以贖
刑木綿米肉給之見解之丁差倍徙他邑乃懇告當
路會議分派柴省解民稍蘇於時解人及四方士多

從遊者乃即廢寺建解梁書院祀往開來復選民間
俊秀子弟俾習小學之節歌豳風之詩又令諸耆德
俊民朔望講讀會典諸禮及行藍田呂氏鄉約凡冠
婚喪祭俾皆尊聞行知祭諸孝子義士節婦咸遵奉
詔旨題表其門復求子夏之後令其入學建溫公之
祀而考序其集築隄以護鹽池疏渠以興水利桑麻
以導蠶績於是士民率由風俗丕變屬縣亦觀感而
化盧御史交章薦曰興學而人才丕變勵俗而禮讓
大行乃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四方從學士及州
人皆冒雨送至河干既去解人思之不忘竪碑以識

遺愛至留都日親吏牘忘其煩勞大司馬王浚川公
薦曰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陞南京尚寶司卿乃復授
學鷲峯禪寺東南之士及門者益衆壬辰冬陞南京
太常寺少卿乃迎繼母侯就養又禁道士俗裝每月
令演樂者再南京太廟災例上疏自陳乞罷黜不許
時閣大臣再斥再起九卿大小皆遣人候之塗有約
公者公曰予與之無一面識不敢輒通刺加禮也閣
臣有娶官南京納好者尤衆公自常禮外不交一言
後閣欲退公官未果也會閣臣病歸乙未陞國子監
祭酒首發明監規敎人以正心爲本忠孝爲先取儀

禮及爲詩樂圖譜俾諸生講肄歲試刻文之優者以式多士復申明監規五事　上皆允行公在監諸生有疾必問而醫有死者必哭而歸骨其鄉有喪必弔且賻有孝廉著聞者則識諸簿揭以旌之又先撥歷示勸仍奏減歷以通淹滯於是兩廳六堂諸屬皆觀法清慎諸生皆以德行道義相先而禮樂并行聲容俱美諸公侯子弟皆率教樂學諸觀政進士及歷事舉人數就而問業中官洪東亦時至聽講乃後張御史薦云德行表儀諸生文學風動天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九卿謁孝陵者條淡衣同寮曰盍着緋公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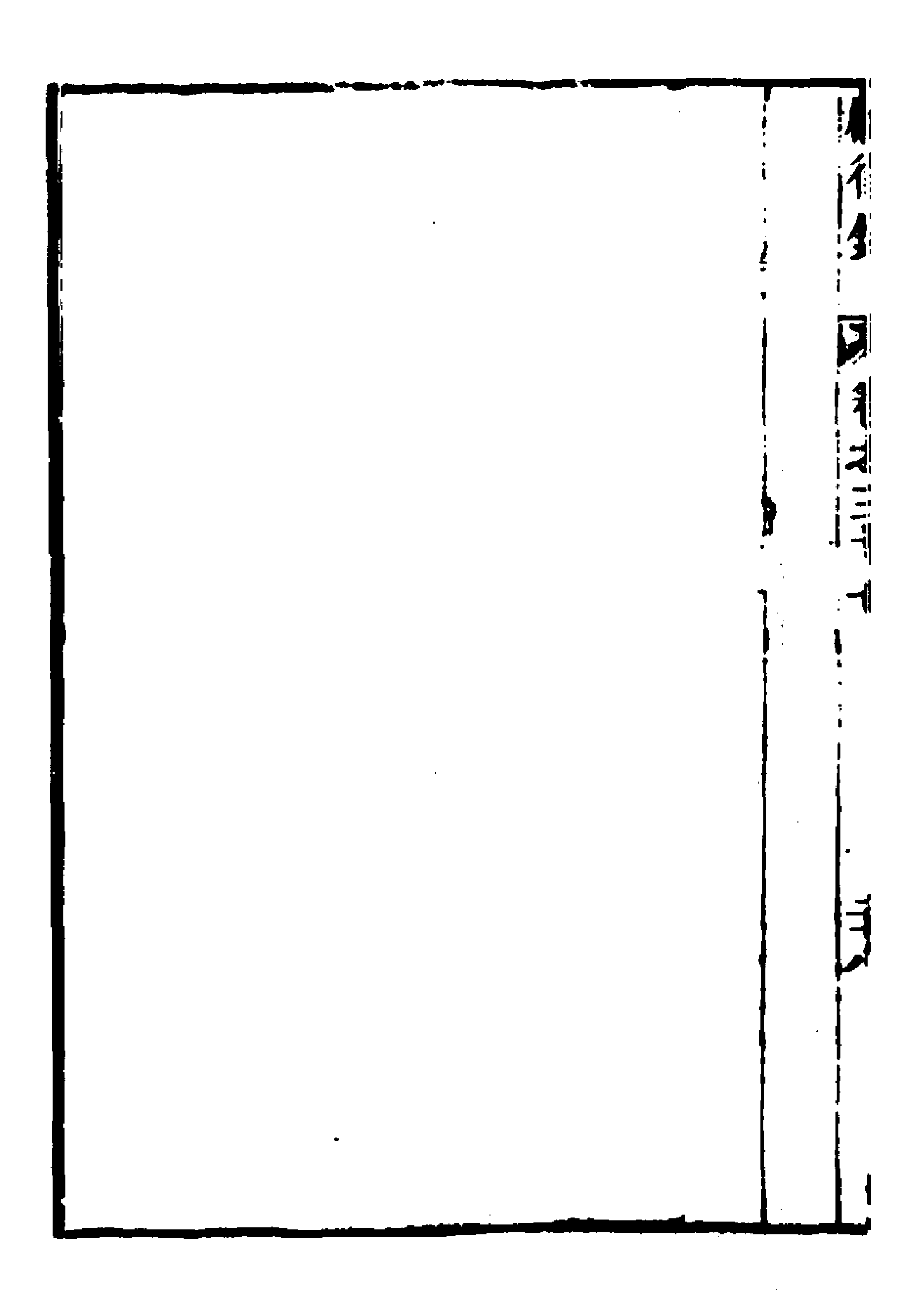
乚陵堂墓生哀服摻爲是衆從之有蔡生請望高墓志不獲同寮爲之請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曰一書生而遨遊權貴之門得志則下陵可知縱爲相吾弗取也終拒之時　皇太子生以覃恩得贈祖及父如已官祖妣妣繼母及妻俱得贈封淑人次子昫廕入太學公有微疾因使具疏乞歸會公長子田在京疏不得投返其使公意不遂前閣臣病歸者死同寮約九卿翰林祭公乃不拒曰令不可違衆也初閣臣暴橫其鄉侵田宅無算既死按浙御史或直之同寮爲疏告之莫力保其家公與書責其阿私黨蔽且望

其一變爲正人同寮復曲以言辨稱閣臣十善公嘆息而止署南京吏部印乃疏薦時賢備任用又薦將材數人尋進表朝賀畢見閣大臣閣臣曰某匪人公曰愚與居未知其非祇見其才耳公合天下之才以事聖主可也閣臣不悅公返留都已亥春累疏乞停止親祝山陵及愼重大禮　上悉納五月復進聖節表道過河南見餓莩盈途語所在郡縣瘞之抵京値奉先殿災例自陳　上允其致仕公旣與閣臣忤及入京乃閣臣先來見餽之酒肉語款而禮勤已乃得致仕閣臣意也歸事繼母侯孝養備至侯病頭風畏

寒親為艾槈進乃安張御史按陝薦公雅志安貧力
學敦行忠信篤敬規矩準繩辛丑春侯卒公哀毀瘠
驗如禮壬寅六月公左臂病癰至七月一日卒距生
則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四歲卒之日
食時復有大星流光震隕之變遠邇弔者以千計大
夫士及門人悲痛如私親皆走巷哭為罷市三日解
梁及四方弟子聞訃皆為位哭所著述有四書因問
周易說翼尚書說要乎詩說春秋說志禮問內篇
外篇涇野文集詩集六四子抄釋小學釋詩史館獻
納南省奏議寒暑經圖解渭陽公乘史約上陵詩賦

曲頌監規發明署解文穆高陵志解志漢壽亭侯集

魏氏宋氏族譜詩樂圖譜共若干卷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崔文敏公銑傳

郭朴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叅政陞之子也資禀穎敏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為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校修 敬皇帝實錄同考會試李執託私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欲加以罪其黨張綵曰北方楨此人倡占作挫抑之不可實錄成瑾矯 旨以綵違政務為名出翰林

諸臣於外銑調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名流講評經史肄詠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籠絡縉紳漸成風致銑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强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顧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寧輩在側大銜之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躬耕授徒意泊如也　世宗即位起修　武廟實錄仍充經筵講官擢南京國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文體獎雋彥懲遊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荅不倦且周貧佽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用申議大

禮有欲引銑爲助者銑恥於黨附拒絕之乃抗疏勸
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已報致
仕歸閒居讀書洹上折衷群言遠近從學者衆銑教
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
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
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聖賢之道如日月
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世
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
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刪良能而
不考非霸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

經旨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曰尘不貳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命巳亥　皇太子立慎選宮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銑未至也衆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暐言句容朱家巷爲　帝祖鄉宜表揚銑當覈實乃執議曰　皇明興王之基失實爲問墳址荒唐莫可憑據事乃寢明年秋入賀　聖節冬過家疾作遂請致仕欲續士翼解春秋註孟子刪定宋元史病劇不克卒年六十四贈

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無世依阿態鄉人擬之程伊川平居手不釋卷對客談古今事評議經史駁正前人陂見咸有確論初年陋萎文之習抗志古昔自唐以後弗屑也翰林雕聳聞望奕起其文流傳海內稱爲宗工壯歲志在行聖人之道以濟天下閒居日久則思著書明道以傳來世所著有松窗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祁志漁詞及刪定 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抄文苑春秋諸書行於世學者尊爲後渠先生云

[illegible]

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

僖龍白陳公陛行狀　　呂本

公諱陛字晉甫姓陳氏別號龍白其先自南朝居於吾姚開原鄉之發洪里至宋從開原徙姚江之南學宮之西居焉遂世為東南隅人高祖諱孟雍贈吏部文選司郎中妣吳氏封太宜人曾祖諱雷封彰德府同知贈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妣孫氏封太宜人贈淑人祖諱廷敬蘄州判官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加贈廣西布政使司左參議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妣于氏贈安人恭人淑人考諱燠號西崖光祿寺卿妣胡

氏封安人恭人淑人公生而白皙豐腴自孩提嶄嶄露頭角有巨人志不與羣兒戲狎西愚公心奇之髫齓從塾師書一再讀不忘十歲能文才思駿發弱冠入邑庠為弟子員嘉靖庚子以禮經魁浙江鄉試明春復魁會試廷試二甲第三卷徹 御覽改庶吉士而公之名聞於海內矣公益感 上知遇夙夜劬心勞力遍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儕輩館閣諸老翕然以公輔器期之公顧抑抑自持言若不出諸口士類莫不歸心癸卯授翰林院編修乙巳充纂會典官丁未充德府冊封副使燕京外毫髮無所受王特加敬焉

庚戌充會試同考辛亥丁外艱奔喪歸三年間悲苦如一日吾姚人動以爲法甲寅服闋還任乙卯九載秩滿擢本院侍讀丙辰又充會試同考戊午主考應天鄉試公念以人事君其事至重每承校閱之命殫精竭力去取不爽錙銖故所得多佳士是年冬以資深擢左春坊左諭德辛酉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壬戌禮部右侍郎缺銓曹以公陪推 先帝特以擢公九月轉左甲子丁內艱大事既襄思念二親不可作欲養無從明發多不寐丙寅服闋乃於故址築室遂有終焉之志然士類謂公豈宜久在家食顒顒望公起

於是暫補南京禮部左侍郎公蒞任未幾有旨修鳳
陽　皇陵及壽春王墳公當率屬會撫按守備相規
制程物力諏時日至則徒步往返餘二十里又心計
手書悉出於公殊爲勞瘁是夜四鼓痰疾作卒乃丁
卯十月二十日也距生正德巳巳十月初九日享年
五十有九郡守具棺斂撫臣奏聞且請卹典從厚
太子震悼制若曰聞某雅恬靜況殞身公役下禮部
議報於是遣官諭祭有司營葬謚文僖贈禮部尚書
人臣榮哀之典無所不備誠異數也公性質純粹器
度宏大平生安於義命不欲與物爲競其於官職進

退遲速尤未嘗關念昔先帝用詞臣　吳文頫速化公獨再三堅辭當時大老甚訝之子爲守人各有見也不必强觀此則公之賢於人可知矣其在翰林二十年讀書談文之外無所好亦不輕爲遊觀掌內外制甚久正大典雅𡚒可華國即超敘不爲過因其澹然自守而推轂者亦鮮乃　先帝獨鑒知之而郊廟命之陪禮殿工命之閱視癸亥虜犯薊鎮勅守皇城而禮侍之擢特出簡眷蓋大拜爰立可佇而俟也今不幸已矣予嘗聞其從兄參政紫墩云癸未將會試而公在髫年送之同榻紫墩偶問之汝他日做好官做

好人公應曰好官不如好人也今蓋棺事定而公做好人之志自少而壯而老可謂始終不渝者

南京禮部右侍郎孫鋌傳

南京禮部右侍郎孫鋌浙江餘姚人故尚書陞之子都御史諡忠烈燧之孫也舉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編修校永樂大典纂修承天大誌隆慶丁卯大典成陞左中允賜五品服歷左諭德國子祭酒至今官未任而卒時隆慶四年十一月以經筵講官特賜祭一壇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七終